

## 風光明媚

姊姊嫁去台南了。

這該是令人痛快的事。至少，不會有人跟我爭房間或對我頤指氣使：「去幫我買奶茶，微糖少冰。」；或者趁我在睡覺偷拿我的 ettusais 的美白化妝水和 ETUDE HOUSE 的指甲油；又或是笑我略嫌臃腫的身材：「死胖子，什麼時候要減肥啊？不過我看你也瘦不下來，減了也沒用，哈。」

只是當姊姊結婚，我卻感到失落。

走出捷運站，高雄的豔陽正毒辣地燒烤地上的人。這是不做好防曬工作就會被曬得黝黑的城市，但我卻偏愛這樣的港都。陽光如此熱情且毫不保留地付出它的情感，我豈能厭惡這般熱情？

車站裡，人潮絡繹不絕。我踱步到車站大廳的公告前。9 點 40 分，區間車，開往嘉義。離發車時間還有半小時，足夠讓我買一張到台南的車票並在附設的超商買水和巧克力。

這次去台南是為了姊姊。她在網路上買創意主題的材料，卻把材料寄來家裡。問她為什麼不直接寄到姊夫家？她搔頭：「下意識就把地址寫成原本的家了。」

姊和姊夫在一起很久了。他們會結婚並不意外，畢竟是經過漫長時光證明彼此在對方心中的地位，才決定邁入紅毯。只是結婚和交往畢竟不同，要離開家到新的地方生活的確需要時間調適。總覺得姊在家比在姊夫家來得更輕鬆自在。

月台上，車子還沒進站。我看見一對外國情侶並肩坐在椅子上交談，他們附近的位置卻沒人坐。猶豫了下，我選擇坐在他們的對邊。我喜歡與外國人交談，但亦害怕跟外國人接觸。這是一種微妙情感。明明你很喜歡他，可是當你有機會與他交談，卻又怕得只敢在旁觀望。

我想起他。我們在一起時也會像這對情侶一樣。他會幫我把被風吹亂的頭髮整理好；我會替他抹掉嘴角邊的美奶滋。但現在的我們不能如此。因為他在嘉義，而我在高雄。我必須特地為他坐火車到嘉義，他也得為了我開車到高雄。我們只能匆忙相聚，然後快速分開。

車子進月台時我站起身，情侶也跟著站起身。他們站在我身旁，同樣等門打開。我清楚地聽到男生開口說話：「Excuse me. The train for Tainan?」旋身，我發現他迷惘的眼神正對著自己。無來由地，我感到很慌亂。腦海裡曾想過千萬遍與外國人攀談的情況，但是當真遇見時，我卻緊張到無話可說。最後我只簡單地回了句：「yes」，連目的地其實是嘉義也沒說。

上了車，情侶選了對面的位置，兩人開始窻窳地討論著。我打量他們，直到看見男生從背包中拿出一本書，上面寫著「Taiwan Travel」，再檢視兩人的裝扮，才確定他們是觀光客。

我戴上耳機並拆開巧克力。巧克力很甜，音樂很甜，對座情侶的互動更是甜蜜蜜。然後我又想起他，以及昨晚的電話。

昨晚和他通電話時跟他提到今天要到台南的事情。他隨口問：「要不要也來

嘉義？」猶豫半晌後我拒絕了。其實沒什麼拒絕的理由，只是面對他，總會無意識地逃避。至於逃避什麼與為什麼逃避，我甚至不知道。有時，逃避只是一種慣性，找不到任何理由。當膽怯把我攫住，我就沒有勇氣面對任何事。

面對這樣的，他總是搖頭，然後笑開臉並且伸手摸我。他喜歡摸我的頭。每當他這麼做，我就能感覺到豐沛的愛。我就像他掬在手裡的寶貝，讓他用愛滋養、用溫柔灌溉、用呵護陪著茁壯。

不急，他總說，只要發現你想要的，你就會努力追尋它。他說，喜歡你，是因為知道你能做到，只是現在的你還沒找到，才覺得自己不行。

我想起姊。我問，嫁到台南去妳不後悔嗎？她像是思索了一會兒後笑開臉：「畢竟這是我所追求的。而且，誰會希望將來有一天，自己審視自己追求的過去，感到後悔呢？」她笑：「當然，難過還是會有啦，但是當我想到我正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那些負面情緒就都不重要了。」

耳機傳來我們都很喜歡的歌，我按下重複鍵。抬頭，景色隨著車子的移動不斷位移。窗外一片翠綠。我用手指按住車窗上的某個點，讓景色不斷晃過眼簾。穿過點的景色不斷變化，有稻穗、有雜草、有小路、還有小溪。最後，車子停了下來，是柱子，上面用噴漆噴上藍底白字——路竹。

突然想起自己似乎還沒和他一起搭過火車。搜索記憶，腦海閃過的是他站在月台上用左手比了個六放在耳邊，要自己到家時記得打電話報平安的畫面；他讓磁卡進入讀卡機，然後頭也不回、筆直朝月台邁進的身影；或是走出車站時，看見他坐在野狼上，戴著過大的墨鏡的模樣。最後是我們的約定——一起坐火車環島旅行。但是還沒實現。

很想跟他一起搭火車。就像對座的情侶，背著極簡便的行囊，買張票便能出發。我想去台東看紅葉國小是否還留有紅葉少棒隊的練習痕跡、瞭解三貂角上，海的風光、在碧砂漁港大啖海鮮、體會大甲鎮瀾宮的莊嚴與肅穆、欣賞嘉義公園中的21號蒸汽火車頭或是去台南球場看棒球比賽。我們可以不受時間拘束，盡興的話甚至可以一周都在遊樂。啊…多麼希望能夠成真。

車子停了又開。晃動把我從想像拉回現實，快到台南了。外頭是同樣蕭瑟的田野，同樣遼闊的大地，同樣潺潺的水聲和田裡屹立不搖的稻草人，景色不變可是卻不再相同。窗外風光和歌曲的音符很像，平淡卻甜美。

我再度想起昨晚的電話。雖然很失望，但他仍溫柔提醒：「那妳小心安全，好好玩喲。」，連最後那句「愛してるよ」也充滿溫暖與溺愛。他如此謹慎地把自己捧在手心中，不留下一縷傷害。

有一度，我想反悔。我想告訴他我想到嘉義找他。我想告訴他我想見他，甚至可以拋下姊姊迫在眉睫的主題展。但最後我沒有。我木訥地回了「私も…」像耳語一般細不可聞。我覺得自己膽小而不堅決，原來自己對於想要的東西從不勇敢面對，更遑論追求。

廣播聲響起：「台南站到了。」大家紛紛站起，那對情侶也站了起來。下意識地我也跟著站了起來，打算跟著他們離開火車。只是當鈴聲響起、車門打開，

我停下腳步。

——為什麼要跟隨他們？為什麼不勇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？我問自己。

就這樣我站在原地不斷思考，直到門關上、直到車子又開始走動，才又坐回原位。

方才的情侶，當他們覺得台灣是個美好而值得一看的城市時，便毫不猶豫地飛到台灣；當姊姊看到她想要的人生，便毫不猶豫地勇敢去追；就連開往嘉義的這班車，也是一旦決定就義無反顧地向目標而去。大家都追尋自己所嚮往的未來，那我又在幹什麼？

記得姊曾說：「擁有目標就努力達成、既然決定了，就沒什麼好後悔的。」反正，只有自己能當自己未來的主宰者。結果好壞，操之在己。

這個世界總是充滿聲音。大家七嘴八舌地告訴對方該怎麼走、怎樣做，對你有好沒有壞。可是當你沒有照做，卻開始指責：「你為什麼不聽我的話？」或是：「你真是太讓我失望了。」用一種看似保護對方，實則禁錮對方靈魂的方式在期待他成為自己理想中的形象。

然而每個人都該有屬於自己的人生，也必須自己選擇。因此，我們才能對自己做的決定負責。如果我們不能為自己下決定、不能為自己的人生負責，那麼這樣的人生就只是別人的影子。

我不要我的人生都是別人的影子。或者說，我要義無反顧地完成自己想做的事。我不逃避，因為這是我要的。拿出手機撥了電話，告訴他我會到嘉義，在車站見。

外頭的風景，和剛剛的似乎又不一樣了，只是同樣有它的美。這次身邊已經沒有一開始一起搭車的外國情侶，也沒有姊姊的話或是高雄那驕傲卻熱情的豔陽。只有我自己。我清楚地感受到自己正在完成一趟自己想要的旅程。旋律還在繼續，歌聲喃喃，像在稱讚我做了正確的決定。我能感覺，這趟旅程不會使我失望；也知道，等著我的將是風光明媚的景緻。